

《無涯之軀》

探索自由和重力的邊界

法國編舞家兼巴黎夏約宮國家劇院總監 Rachid Ouramdane 在法國五月藝術節中為香港觀眾帶來其精妙結合極限運動、雜技及舞蹈的《無涯之軀》，一眾空中藝術家和極限運動員在劇場中飛天遁地，呈現或驚險或悠然的無重美學。該作品獲《紐約時報》列為2023年度最佳演出之一，並於2025年3月獲表演藝術平台 Recomana 頒發「國際最佳舞蹈演出獎」。

Ouramdane 堅信，舞蹈無處不在，編舞則是空間的描畫：「人類的潛能遠超想像，仍有維度等待探索。他們的凌空飛躍，對我們而言，恰似一場絕妙的隱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編舞家 Rachid Ouramdane 攝影：Benjamin Mangelle

Ouramdane 在青少年時代乃是由街舞開始進入舞蹈世界，隨着舞蹈學習的深入，他開始接觸到各種各樣的舞者，也逐漸轉向其他舞蹈形式。他坦言，自己很快就不再追求街舞的美學風格，但它徹底訓練了他的身體，「那種在任何環境中運動的方式：在城市街頭、在舞台上，和別人一起展開高強度的運動，極度要求體能與爆發力。這也成為我後續創作的基礎。」

►《無涯之軀》精妙結合極限運動、雜技，以及優雅流麗的肢體動作。攝影：Pascale Cholette

這也是為何我如此熱衷參與奧運會開幕式的片段創作，並與運動員合作。而為什麼選中這些人和項目？因為我習慣與多元群體共事：舞台上的孩童、長者、專業藝術家、劇院的頂尖舞者……每一次的合作都在拓展我對舞台的敏感度。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任何動作都能成為編舞素材。」

呈現脆弱 渴求自由

在《無涯之軀》中，作為舞台布景與裝置的攀岩石牆，在投影下幻化為壯闊的大千世界，一眾空中藝術家和極限運動員在其間不斷探索身體的無限可能。然而，在目睹無數高難度的攀爬、拋接與飛躍時，觀眾所體驗到的，卻並非單純的腎上腺素不斷攀升所帶來的「爽」感，而是千鈞一髮間人體所展現出來的脆弱美感，以及突破極限後一種近乎冥想心流的自由。

Ouramdane 回憶道，2017年時，知名當代雜技舞團 Compagnie XY 找到他，「他們看中我擅長將各種動作轉化為舞蹈，於是問我：『你如何定義我們的表演？我們常為馬戲節目創作。』這開啟了我全新的維度——過去我合作的舞者或素人都在地面活動，但他們卻『重繪了空間』。」

「我在法國阿爾卑斯山區長大，至今仍往返於巴黎與山野之間，身邊盡是熱愛攀岩、走繩、懸崖跳躍的極限運動者。這些藝術家在空中穿梭，與他們的對話很有趣。外人總說：『他們瘋了！根本在玩命！』但事實恰恰相反：他們極度理性，甚至有一套生命哲學。他們冒險時，每一步都經過精密計算。許多戶外運動者深信：必須敬畏自然、分析環境。比如攀岩者會說：『10點能爬，但12點不行——岩石會發燙，岩質會改變。』他們懂得『閱讀自然』；高空繩索者亦然。我們外行看他們懸於虛空會驚訝『瘋狂！』，但他們說：『我在駕馭風。這不是虛無，而是流動的風場。』他們共享這種超常的感知力。」

Ouramdane 說，這個作品之所以動人，正是因為它讓人意識到：許多我們認定的「極限」，

其實並不存在。「這些運動者教會我們換個視角突破框框，他們傳遞的信息很純粹：『人類的潛能遠超想像，仍有維度等待探索。』他們的凌空飛躍，對我們而言，恰似一場絕妙的隱喻。」

將「不可能」轉化為生命的隱喻

對於 Ouramdane 而言，為極限運動員編舞，重要的不僅是向觀眾展現他們超凡的技藝——這些「可見的瘋狂」，更在於揭示「不可見的部分」，「他們的動機、人生哲學，以及我剛才提過的，那種與實踐緊密相連的信念。」

「這很有趣，因為他們看似超級英雄，但當你聽他們說話，會發現一切根源於極其個人的生命經驗，也許是他們想修補的日常、內在的驅動力，甚至自身的脆弱。比如，最初參與創作的高空走繩雜技人（現在巡演已換過不同團隊），小時候其實有懼高症，連站在高處都會發抖，如今卻打破世界紀錄。他如何克服？靠的是一套精密的心理調適。他的自白裏還有個故事：有次在中國走繩時，因高度專注而進入一種『出神狀態』——當你極度聚焦時，意識會模糊，彷彿陷入恍惚，但他學會了『與幻覺共處』。當時，他在空中看見剛過世的祖母顯現。而我們想分享給觀眾的，正是這種『多重維度的存在狀態』：他們既是技藝的實踐者，也是遊走於感官邊界的探索者。」

Ouramdane 說，聚集這群人並不容易，他們有些是運動員，有些是藝術家，語言體系天差地別。「但共通點是：他們都在挑戰『不可達之境』。攀岩者發現自己能在懸崖倒掛時，突然意識到：『我也可以是空中表演者』；特技演員則發現：『原來我能以如此細膩的觸碰保護夥伴』——他們在過程中挖掘了自己未知的潛能。這完全印證了我先前的信念：人類的疆域遠比想像中遼闊，但你需要不斷探索，無論是身體或心靈。」

在他看來，自己組建的不一隻「藝術家聯盟」，不是「特技專家」又或是「運動員聯盟」，而是一群志在探索「不可觸之牆」的共同體。「他們共同證明了一件事：『飛翔』的資格，從來不在於身份，而在於你能否像他們一樣，將『不可能』轉化為生命的隱喻。」

《無涯之軀》

日期：5月31日 晚上8時，6月1日 下午3時
地點：戲曲中心大劇院



●Rachid Ouramdane 常與表演藝術以外不同領域的人士合作，拓展藝術的界限。攝影：Pascale Cholette

對於 Ouramdane 來說，他一直在探索的，便是舞蹈如何與社會環境，與城市進行「大幅度的互動」。當年在街頭跳舞的經驗恰恰為他的視野奠定基礎——整個城市便是舞台，舞蹈成為了城市生活中的即興歡慶時刻。「從那時起，我始終帶着這種思維：『舞蹈能在哪裏發生？任何地方都可能。』與其說我保留了街舞的美學，不如說我繼承了它的哲學態度。」

舞蹈無處不在

作為阿爾及利亞裔的法國編舞家，Rachid Ouramdane 獨特的身份背景與成長經歷深刻影響了其藝術生涯。其過往的作品往往十分關注社會議題，與人類生存體驗息息相關。他亦非常擅長與非表演藝術領域的不同群體合作創作，運動員、難民、弱勢青少年、老人與殘疾人等等都能成為他作品中的「舞者」。透過他們的身體故事，Ouramdane 探討種族、帝國主義、身份認同等議題，不斷引發觀眾的思考。

如何為非舞蹈界別的表演者編舞？「這是一段漫長的積累過程——因為每一場演出，都像是一塊鋪路的石子，最終築成更廣闊、更完整的道路。」Ouramdane 如此說道，「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常掛在嘴邊的是：『我不懂什麼是編舞，甚至不懂什麼是舞蹈。』儘管我掌管着重要的舞蹈機構，儘管三十年來我持續創作，但我始終認為：舞蹈無所不在。」Ouramdane 說，人們談到舞蹈時，總聯想到舞步、舞台，或者是MV畫面，但對他而言，「編舞」更是抱着極開放的心態，描畫空間中運動。「你可以在自然裏發現『編舞』，在幼兒園孩子嬉戲時看見『編舞』……有時，我只是邀請觀眾用不同角度，去觀察那些被忽略的『編舞維度』，比如各類運動中的律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香港中樂團6月開啟京津巡演

多位國際藝術家獻藝 展示中樂魅力



●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於發布會上介紹巡演詳情。香港中樂團提供



●「閻惠昌與香港中樂團2025」內地巡演新聞發布會日前於北京舉行。香港中樂團提供

香港中樂團日前於北京舉行「閻惠昌與香港中樂團2025」內地巡演新聞發布會，公布樂團6月即將在京津兩地展開三場巡演，樂團特別邀請多位享譽國際的音樂家參與，包括著名管風琴家沈媛、被譽為「中西合璧的夜鶯」女高音吳碧霞、多次榮獲格萊美獎的笙演奏家吳彤、香港著名大提琴家李垂誼，以及來自天津音樂學院的院長、男高音王宏偉與民樂系主任、二胡演奏家陳軍。樂團的笙首席陳奕濤、嗩吶首席馬瑋瑋、笙助理首席魏慎甫與管子演奏家秦吉濤亦將參與演出。

對中國音樂文化再思考

本次巡演突破傳統「同主題多地多場」的演出模式，三場音樂會各具匠心、各有主題，演出曲目及陣容都有所不同。6月13日在北京藝術中心的《笙與管風琴的對話》將為巡演拉開序幕，樂團特別策劃以中西管樂器對話為主題，結合場地特色與歷史淵源，展現東西樂器的文化聯結。音樂會先由中央音樂學院教授、著名管風琴演奏家沈媛擔任獨奏，與香港中樂團演出《第二交響樂》，在藝術中心獨特空間中展現中西音色在結構與空間上的交融與張力。國家藝術基金資助項目《蒼龍引》選段《龍在天涯》將由三位年輕演

奏家動態演奏，宛如一條巨龍穿梭台上，演出形式靈動而具視覺張力。壓軸曲目《國風》則以《梅花三弄》為主題展開變奏，旋律綿長、氣韻悠遠，延續整場音樂會的文化深度與東方詩意。

6月15日，《周·秦·漢·唐》主題音樂會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震撼上演，這場音樂會以中國歷史上四個最具代表性的朝代為主題，回溯中華文化的發展脈絡。音樂會由香港中樂團助理藝術總監兼常任指揮周熙杰的《周潮》揭開「周」朝序幕，融合《詩經》與儒家思想，重現周代的哲思精神。「秦」朝選取了民族音樂大師彭修文的幻想曲《秦·兵馬俑》，通過壯闊音響描繪戍邊士卒的內在情感。「漢」代篇章為香港中樂團首任藝術總監吳大江根據蔡文姬詞作改編的《胡笳十八拍》，運用十二音技法，結合古琴、戰鼓與彈唱，由著名女高音吳碧霞主唱，以中西融合的方式演繹。壓軸則為著名作曲家趙麟以唐代背景創作的《度》，靈感來自玄奘西行的精神旅程。作品原為大提琴與笙而作，此次由香港中樂團委約改編為中樂版本，並特別邀請吳彤與李垂誼擔綱演出，為世界首演。

6月18日在天津音樂廳的《名家名曲會津門》音樂會是本次巡演最後一場，由香港中樂團與天津音樂學院合辦，展現兩地樂團與音樂學院的深度交



●香港中樂團即將展開京津巡演。香港中樂團提供

流。天津音樂學院院長、著名歌唱家王宏偉與民樂系主任、著名二胡演奏家陳軍參與演出。開場曲目《十番鑼鼓：將軍令》氣勢磅礴，展現江蘇鑼鼓的節奏魅力；《狂野飛駿圖》為陳軍原創作品，描繪草原駿馬奔騰的豪情，旋律剛健奔放；《良宵》則由閻惠昌改編，旋律清新抒情，充滿節慶氣氛。這次赴北京演出，將是樂團睽違十多年後再次登上國家大劇院舞台，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認為，三場演出從文化源流、東西對話到歷史回望，構成了完整的敘事結構，將是一次通過音樂交流對中國音樂文化的再思考。

促進香港與內地文化交融

閻惠昌表示，中樂的發展不能局限於地域文化，而是要廣泛吸納中華民族各種傳統音樂元素，要通過多元化的音樂實踐和創新來發展。他分享道，中國傳統音樂包括民間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和文人音樂四類，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都市，香港中樂團則不能只局限於城市的文人音樂，也不能局限在嶺南文化，而是要廣泛包容各種音樂元素。為此，閻惠昌為香港中樂團提出「植根傳統、銳意創新、不拘一格、自成一體」十六字發展方針，提出吸納各種

音樂元素，如陝西等地方民間音樂、古琴等文人音樂，以及宗教音樂等，為此也與內地持續展開密切的合作交流。

「我們會邀請內地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內地知名的研究團體到香港演出，比如樂團舉辦的『香港國際中樂節』曾邀請中央民族樂團等內地團隊合作。後來又發展香港國際青年中樂節合作平台，邀請各地樂團樂隊演出。還有香港中樂團主辦的香港鼓樂節的模式和概念也被內地團體提出要借鑒。至今我們在音樂節上的演出盛況在網上很受歡迎。相信後續會有更多既與民同樂，又展現專業水準的藝術節將由香港與內地聯合舉行。」閻惠昌說。

奏響「環保之聲」

這次在京津兩地的巡演，香港中樂團還會在演出中使用環保胡琴，奏響環保之聲。多年來，香港中樂團堅持研發「環保胡琴」系列，以可降解的PET聚醯纖維取代傳統蟒蛇皮，兼具音色穩定性與環保效益。該系列融合藝術、科技與可持續發展理念，自2009年起已在多個國際音樂節及著名音樂廳亮相，演出超過1,700場，並曾獲國家「文化部創新獎」，也讓香港中樂團成為全球首個全面採用自主研发環保樂器的中樂團。